

逝者如斯

謁桂永清將軍墓

我久已想去桂將軍墓前弔祭一番，略表敬仰之誠。適見報上有人刊登啓事：

「戰幹第一團同學聚餐會，定本星期日上午十時在中山堂集合。餐畢往謁桂教育長墓，每人繳餐費伍拾元：」

我馬上去信報名。然後準時出席。男學員有三十餘人，我都不認識。女學員一人。女職員祇有我，聚餐時，大家默默無言，餐後就陸續離去了。祇剩得十幾位男學員，女的祇我一人，那位女同學因家中有事，早已回去。

不知是那位男同學，從何處借來了一部卡車，我們十幾人就搭上這卡車，到中和鄉去。那時的中和鄉圓通路一帶還很荒涼，道路失修，顛顛簸簸的很不舒服。我提議下車步行。

不遠，就走入了墓道，墓修得很好。但桂府家人均遠去美國，祭掃久缺。倒是戰幹團的男同學們，不忘他們的教育長，常來展拜。

墓前的坡地，本來是荒蕪的。同學們集資種了一些朝鮮草，綠意盎然，不但增加了美觀，還可保持坡

土不至崩壞。一亭翼然，矗立墓前，名「率真亭」（率真是桂將軍的號）紅亭映着綠草，頗爲鮮麗。那天是桂將軍的逝世五週年紀念，也是率真亭落成的日子。於是放了鞭炮。

行過禮，大家坐在草坪上談天。同學們說：「教育長如其還在的話，我們大家就有辦法了。他在接任參謀總長時，曾經答應提拔我們的，奈他忽然去世，我們的命運，真是太壞了。」

大家相對黯然。我更懸念江西的游擊隊，不知苦得怎樣了？對着這孤墳落日，不禁有人世無常的感傷。在夕照銜山時，我們才踏上了歸途。

哀陸如贊先生

回到訓練班，看見桌上有幾封信。

陸以珩和我自從香港別後，經常有信來往。知道他和表哥訂婚後，即行同去美國，就在美國結婚，丈夫已得博士，她自己也讀完大學，并有了兩個孩子，生活美滿。每月初，她總有信來。字寫得端端正正。這天是月中，陸以珩意外地來了信，而且字迹潦草。我帶着驚疑的心，拆開了來信。

她淚痕滿紙地寫道：

「我的爹爹死了，是跳樓自殺的。這消息還是有親戚逃到香港，她找到了我的婆婆家說的，等我得信時，離爹爹之死，已有半年多了。姨媽，就是那「小男」偷了我家東西，被爹爹說了幾句，他就去鼓

動店裏的一群夥計，誣指我爹爹是「國特」，把店子沒收以外，還要鬥爭我爹爹，爹爹又驚又氣，就跳樓死了！真可憐呀！他如肯聽姨媽的話，早早離開上海，到香港，或來美國，就不致於落得這樣的下場了！」

我讀了這樣的信，也無法說安慰的話。想起那年陸如贄救我出險，我却不能使他早離魔窟，終覺愧對這位朋友。陸如贄也和一般誤信共匪的許多人一樣，「不到黃河心不死」。如今舉世滔滔，許多左傾的國際學者們，也正在走陸如贄同樣的道路。到了被鬥的時候，要後悔已經嫌遲了。幸而我拼命搶救出了他的女兒，總算報答了他厚意的萬份之一吧。

陸以珩也已受洗，和她的丈夫，都是基督教信徒。我祇好復信勸他：

「人死不能復生，讓我們來一同禱告，願你父親在天上的靈魂得到安息。」并勸她節哀。

哭叔盤三兄

時序已進入了民國四十八年的秋天。陸如贄的死，我的心上也感到沉重。對着秋風落葉，正在喟嘆，忽見工友急急走來，手中拿的是封報喪信。我的心又是一驚，一看封面，是應瑞寫的，向我報告他父親已經過世。他的父親就是我的三兄叔盤先生。三兄臥病，已有一個月了。醫生檢查，說他全身無病。但他却終日昏睡不醒，而且已經失音。我每星期，總要抽空去看他。上星期我去，他啞啞地說：

「小妹！要分別了！」

我安慰他；「過幾天就會好起來的。」誰知道這就是兄妹們的最後一面了。

我立刻向上級請了半天事假，坐車趕到台北，和瑞侄商量了一些喪事的節目，又代嫂嫂擬了一篇祭文。約定後天開弔時我再前去。那時，市立殯儀館還沒有造好，全台北以極樂殯儀館的規模最大，生意很忙，瑞侄託人說話，總算租到了一座正廳名曰「上天廳」。

到了那天，我一早就去了。

見三兄青衣小帽，躺在一個紗罩裏。說是遺命火葬。適值外甥朱鼎來弔，談起火葬一節，他也與我的看法相同，認為焚屍是一種極殘忍的舉動，而且很慘，等於古代的戮屍。但喪家的主張，我們親戚，又有什麼權力使他改變呢？

火葬場與殯儀館距離很近。祭奠既畢，就由殯儀館用一輛手車，把個薄而且小的棺柩轆轤地推去了。我看了有說不出的難過，什麼是「慎終追遠」。到此只好一概不談了。

三兄去世不久，嫂嫂就被她在美的女兒應章接去美國養老。我也了却一樁心事。可是我在台的至親又少一個，死別生離，怎不令人淚濕楮墨呢！

誰知不及兩年，我又要到我所最不樂意去的火葬場，我祇好說一句：「造化弄人，天乎何酷！」

痛哭羅慈威上將

我自入訓練班以來，因為忙，不常去台北。羅將軍又遠在屏東，見面的機會就少了。

五十年春天，將軍偕同張青永、蔡勳軍先生等，曾來訓練班訪問。因係星期，王將軍和袁副主任都不在班上，中正堂亦上了鎖，不能入內參觀。我認為招待不週，心上非常抱歉！

豈知這匆匆一晤，竟是永別的前奏，在當時又如何能夠想到呢？

我因忙，自從叔盤三兄逝世後，更怕去台北，常數月不入城市。羅將軍抱病，我竟一無所知。

五十年的十一月七日，一早打開報紙，赫然有一篇「哭尤兄」的文章，是陳辭公的署名。我嚇了一跳，疑心是自己的眼花。再翻過來，則有羅將軍的遺像，和因病逝世的報導。

我彷彿陷入了一場噩夢。定了半天神，又把這些記載細看一遍，才確定了這一壞消息，竟是事實；如此慷慨，如此精神健旺，誓言要帶着我們打回大陸去的羅將軍，竟然已經離開我們了。這能夠是事實嗎？但報上清楚刊着羅將軍已於十一月六日，病逝榮民總醫院，享年六十六歲。治喪委員會決定×日在極樂殯儀館開弔的消息。（市立殯儀館仍未落成）事實如此，我要不相信也不可能了。

前些時，將軍在八〇一醫院治目疾，我去探望。將軍精神很好，依然和我談詩，他說：

「氣是不能衰的。」

確是如此，他在：

「乙未生日述懷」六首中，曾有這樣的話：

「向不嗟窮老，生涯猶少年。」

「熱腸能化鐵，狂膽欲掀天。」

這樣豪情勝概，那像是出於六十歲人之口？他的氣吞河嶽之情，可以說不減當年。誰知這樣一位不能死和不該死的人，竟然死了！際此反攻復國的前夜，將星遽殞，更是國家民族的一種無可補償的損失！

我此時的心情，對於將軍之逝，真有：

「上爲天下痛，下以哭其私」的感想了。

將軍來台後，曾輯印一本「呼江吸海樓詩」。起自盧溝事變，歷述東戰場，遠征印緬諸戰役，可稱詩史，而且是詩史中的一部戰史，這樣有系統的敘事詩，在古人中，尚無前例。杜工部不過詠史，亦不完全，且無系統。陸放翁歌頌從軍，却不會到過戰場，況且他也不會打仗。祇有羅將軍以詩人投筆從戎，更嫻韜略，得掌虎符，且曾與美、英盟軍並肩作戰，又以救出同盟軍亞歷山大將軍及英、印軍七千人於「仁安羌」，名震全世界。

但將軍功愈高他的爲人却愈益謙退，如此驚天動地的事，在「呼江吸海樓」詩中，祇以一詩爲紀。將軍胸襟之磊落，不尚名利，由此更可窺見一斑了。

「呼江吸海樓詩」出版後，曾蒙惠寄一本。拜讀後，即草成「書呼江吸海樓詩後」一文（今刊載拙作文言集禾廬文錄第四九至五一頁）面呈將軍點鐵。將軍笑道：

這本「呼江吸海樓詩」的能夠寫成，應歸功於你。我在印、緬時，你不是經常來信，要我記下一點戰役「以有別於官書」嗎？文章我無暇寫，詩則可以隨處吟哦。我採納你的意見，在每首詩下面，略加附註，以明始末。集中有「遠征憶詠集王陽明句百首」，就在槍林彈雨中完成的。不過這本詩是非賣品，而且是「非其人不送」。他曾幽默地說：「何必被人拿去糊牆糊壁呢」。一個真正的詩人或是文士，必很珍惜自己的作品，羅將軍祇是其中的一人罷了。

將軍固深自謙退，但我認為廉頗未老，他日渡海收疆，我是還要追隨塵後，或者做個馬前小卒的啊！可是而今呢？將軍已逝，而大陸河山，尚淪匪手，同胞們望救目穿，我知將軍是不瞑目的。以將軍修養之高，體魄之健，應該可以享上壽的。奈他外貌瀟灑，中心鬱結。他是男人，又是深受軍事訓練和儒家哲學薰陶的人，即有心事，也不願形於言語。久鬱傷人，將軍就得病死了！如其中原不淪陷，則息影家園，嘯傲烟霞，未嘗不可。奈何羈縻一島，撫髀興嗟，日子一久，於是他的健康就毀了。我每次謁見，便有許多感慨，我一直怕他撐不下去，今竟不幸而成爲事實。但在一般不了解的人看來，以爲將軍是死於病，獨我知道他不是死於病，而是死於命的！寫到此，我也惟有套一句古話說：

「大圈在上，余欲無言」了。

那一天的靈堂，也設在極樂殯儀館的上天廳，佈置得很是莊嚴肅穆。用軍禮葬，上將級的儀仗隊，海陸空合計有百餘人之多，肅立道旁。有兩名儀仗兵分站靈堂前面，頗能恪遵禮節。花圈自大門口直排到堂前，輓聯輓幛，掛滿內外。總統 蔣公親臨弔祭。（陳辭公因大病初癒，左右恐他哀傷過度，力阻他不來。陳夫人也沒有來。）身後哀榮，也可以說是很體面了。

我入幃勸慰羅夫人，并向將軍致最後的敬禮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一位生前赫赫有名的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，逝世後却變成青衣小帽的滿清時代的老百姓！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。加上遺骸的瘦小，黯然躺在紗罩裏，越發顯得落寞和淒涼，和盛大的喪儀，未免有點不配稱。

我退出靈幃後，問同僚們：

「火葬是誰的主意」？

衆人答話不一，有說是將軍自己的主意。有說是夫人的主意。

「莫非火葬就不該穿上將服飾嗎」？有人問。但沒人回答。

我惘然地站在靈堂中，忽聽人紛紛傳說：

「死了！在半路上就死了。」

「又是誰死了？」我吃驚地問。

「吳一志，薛伯陵的秘書長。方才來弔，覺得頭暈，向人要萬金油，萬金油還沒有擦人已倒下去了。」

僱了計程車，想送他到三軍總醫院去，不料半路上就斷了氣。」

我雖不認識吳一志，但物傷其類的感想却很深。聽說他本有心臟病，今日這樣的場面，給他的刺激當然很大，加上人多，空氣不好，心頭一悶，就發病死了。

不久，見羅將軍的靈柩已覆蓋黨、國旗，也上了車子。靈車裝飾也還輝煌。儀仗隊前導，旌忠狀車，銘旌，遺像車，靈車，家屬送殯車。以後是親友的車。我沒有車（來時坐公路局的車）錢久孚先生教我搭他的車，另外還有好幾人擠在一起。車隊自殯儀館出發，繞市一週，才到火葬場。場地狹小，送殯人擠得無處站。儀仗隊促地站成了單行，始得勉強行了禮。

葬禮既畢，弔者各散，但錢久孚先生却找不到他的司機了。車子無人開，他祇好帶着我去搭乘原是十軍老同事，時任某銀行董事長的便車，無意中竟使我聽到了一段十分奇妙的人間對話：

某董事長說：「今年有人替羅卓英算命，說他過了十一月要當總司令的。如今祇好到陰間去當總司令了。」言畢大笑。

另一位我不認識的人接嘴：「聽說薛岳的參謀長今天也死了。」

「這就太好了，羅卓英連參謀長都有了。」董事長更加得意地大笑起來。

這笑聲使我的心和神經都被他震得發抖了。

如此大膽地嘲笑一位骨肉未寒而且是多年袍澤的死者，不但在道義上說不過去，即在社交禮貌上，也

是不應該的，死者如其不值一拜，你又何必來弔？既來弔唁了，轉身就罵，不但對不住死者，也對不住你自己呀！想到此，某君方才說的話，又浮上我的腦海來，他說：

「今天能夠有這點場面，靠的還是陳辭公的力量，許多人的爭送輓聯輓幛，和親來弔祭，多一半是衝着陳辭公的面子。」

如今聽了某董事長的妙論，越發深信某君之言，確有所見。我暗中嘆息；人活着要有權勢，死了也還要倚靠權勢的……如此一想，便覺這輛車中，彷彿有千萬支鋼針在向我刺來。恰好車程已到一處十字路口，有計程車可僱了。我便向主人道謝說：「我要下車了。」

車主人倒很客氣地挽留我：

「送你回府上好了。」

「謝謝，我已到家了。」我嘴上說，一邊向錢久孚先生道別，跳下車直向前邊奔去。我咬牙道：「像你這種人，我是不會再同你多說一句話的了。」

不久，這位嘲笑羅將軍的某董事長，竟忽然得病死了。

我嘆道：「他是到陰間去當董事長去了！」距他嘲笑羅將軍之死，還不到三個月，應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？我的誓不與此人再見面的主張，到此已可得出結論。笑人短命，自己也不長命。天道好還，此處又可得一明證。

弔吳潤玉先生

吳先生遠居左營，我又忙。自從那一次去過以後，即無機會再去。但每逢新年，我必先寄賀年片，爲他祝福。五十年底，我寄去的賀年片，却意外地沒有回復，也許寄失了。我想，豈知那時他已在病中。

五十年的秋天，我又從報上得知了吳先生逝世的噩耗。我住在郊外，消息不靈，按照報章所開的祭奠日期，一早趕去極樂殯儀館，在一所極小的側廳中，找到了吳先生的殯所。

有一位吳先生的青田同鄉，在那裏收禮。說：

「開弔改期了。」

我送上了奠儀，便和那位青田人攀話。我和他本不相識，但他看到我的名字時，便表示了「久仰！」說是：「吳先生病中還常提起你，并取出大作給大家傳閱。」

談話中間，方知吳先生得的是胃癌。起初一直消化不良，沒胃口，人一天比一天瘦，直到嘔吐不已，才送來台北榮總求治，已經太晚了。

他說：「這次喪事，希望能夠得到十萬塊錢的贖儀，好讓這一門孤寡，有一碗苦飯吃。」

但看那天的情形，祇怕連這個數目也未必一定能夠達到。人是勢利的，祇知錦上添花，却不肯雪中送炭。

按說吳先生與陳辭公的公私關係，都是十分深厚的。祇因陳辭公太忙，吳先生又遠居南部，輕易不來台北走動。地理上的遠隔，也影響到心理上，便日離日遠了。

部下是看主官的臉色行事的，主官所淡忘的人，他們也就更加淡忘了。

我默然望着吳先生的遺像，不禁想到古人的話：「廉吏可爲而不可爲，……子孫埋沒棲蓬蒿，勸君莫學孫叔敖，君王不念前功勞。」

尤其那位姑姑太太，哥哥在，心理上總還有一點倚靠，而今哥哥也死了，往後的日子，不知怎麼過下去！啊！我不敢想了。

敬悼陳故副總統

我近來真有點怕看報紙了，一連串的噩耗，都從報上傳來。沒有例外，陳副總統（以下仍稱陳辭公，俾與前文統一）的喪訊，也是看了報才知道的。其實這倒不是意外，無寧說是意中，因爲本年（54）二月底，報上已登出陳辭公的病狀，說是肝癌，無可挽救，惟有用針藥減少他的痛苦罷了。三月六日，就傳出凶訊，說陳辭公已於三月五日去世了。這消息雖不突然，但在一個舊部的心靈上，總是沉重的一擊。喪禮分好幾天舉行，有個人祭，最後一天是團體際。我選擇了最後一天方去。

我對於陳辭公之逝，中心又有另一番的感慨。回溯我自民國二十二年，進入十八軍，隸屬辭公宇下，

以至民國三十二年離開恩施，其中有兩年在羅將軍戎幕，連頭帶尾，也有七、八年之久，又經歷了政治部兩年最艱苦的歲月。辭公雖不十分了解我，總算也未嘗給過我難堪，比之同仁們的常常捱罵，我是要算幸運多了。

來台以後，我去見了陳夫人，却未去見辭公，因為辭公當時是副元首之尊了，爲了安全的緣故，所以不能隨便見人。即連過去趙志奎等最親信的幹部，也須經過登記，才能捱次晉見。我怕在傳達室中候見之苦，因而沒有去登記，所以也未曾正式見過辭公。偶有一次，陳辭公夫婦來屏東參觀糖廠，我既住在屏糖宿舍，理應去陪伴陳夫人。在車中，我略講了一些共匪迫害同胞的慘狀。這是我來台這許多年，惟一的

次。

後來，我進入警總的附屬機構以後，每年聖誕節，我總要寄一張賀卡給陳夫人，因為陳夫人與我均已受洗，人世的榮枯雖異，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，稱爲主內姊妹。因知陳辭公不信宗教，況且給他寄賀年片的人已多，我又何必去增加他字籬的負擔呢？所以我賀聖誕皆不及辭公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陳辭公已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，祇是一位單純的副總統了。這年年底，忽有印着總統府官銜的掛號信，寄到訓練班來。內有辭公單獨署名的一張賀年片（不是賀聖誕）和貳佰元新台幣。這是我追隨辭公多年以來，第一次領到的「禮物」（？）退回去太不禮貌，祇好去信道謝。并破例地寄了一張賀年片去，算是報答。五十三年底，辭公又寄來了賀年片，這次是和夫人一同具名的，贈款則增爲四百元

了。

我自第一次接到辭公的賀年片以後，就去台北找那些老同事，問他們有沒有接到辭公的年片？他們都說沒有。我也沒有說出接到年片的事。就拿別的話岔過去了。

一張年片，本值不得大驚小怪，但在行政院改組以後，辭公忽然又想起我這個直言極諫的傻瓜部下，當不是偶然的。可惜一切都已經太遲了！

辭公喪禮過去以後，時間越久，我的心上却越來越覺得苦悶，很想去找個人談談。

辭公去世的前幾年，湘潭才子李漁叔先生，曾由劉慕曾先生介紹，出任辭公的機要秘書，進入副總統辦公廳工作，常替辭公代筆，往往是李漁叔起稿，由王壯為贍正。一位長於詞翰，一則長於書法，二人合作，相得益彰了。而這位李漁叔先生，曾經和我通過幾次信。雖未識面，似乎相當投契。

一個星期天，我先電約，說要去看他，他也表示歡迎。因自辭公之逝，他已辭去公職，改任各大學教席，功課很忙，祇有星期天有空。

我到了他在臨沂街的寓所，看見他琴几蕭然，一派舊日讀書人的風度，令人起敬。

他劈頭第一句便說：「我是久仰閣下乃吾輩中人，不比那些沿門托鉢，到處求售之流，才敢於同閣下訂爲文字道義之交，自儉以下，我是不敢聞教的。」

我就知道此人崖岸甚高，說話必須小心，以免被他看不起。然而我的戒備是多餘的。談談說說，倒覺

非常融洽。話題一轉，我說：

「陳辭公於立德立功，可以無憾了，祇是立言……」

他立刻接下去說：

「辭公有一部『石叟叢書』，已經編好，可惜不及出版，他就去世了。這是一部規模頗具的近代史稿本。自江西剿匪，八年抗日血戰，以及政治、經濟、國防建設……應有盡有，還有一本：『石叟日記』，內容尤其精彩，閣下莫非不知道？」

我十分慚愧的說：「我連書名也未聽見過，閣下想必參與這書的編務？所以知道得這樣清楚？」

「沒有，我也不曾見過這叢書的全稿，但知道他的體積十分龐大。單說江西剿匪，有一本名叫：『五次圍剿戰史』。正文就有千餘頁之多，所記各戰役十分詳盡。單說作戰形勢圖表，就有厚厚的一大本。這書的全稿由顏肖鵬先生整理。序文用辭公名義，主稿則為柳克述（字劍霞）先生。柳先生文筆甚好，追隨辭公，歷有年數，深得信任。軍事以外諸稿，聞皆出自柳先生之手。」他若有所思的接下去說：「聽說辭公遺命，要柳劍霞先生負責保管和編印這部叢書，將來出版後，必然洛陽紙貴。你如認為這還不能稱為立言，那麼還有什麼才可以算是立言呢？」

李漁叔的詞鋒咄咄逼人，但我也不甘示弱，我回答：「據我所知，辭公的文件是由一位吳錫澤先生保管的，莫非他也不知道石叟叢書的來由嗎？」我故意把話頭拉開。

但聽李漁叔先生笑道：「閣下究竟已經離開辭公幕下多年，所以許多人事，都有點隔膜了。吳錫澤豈能與柳劍霞相比？吳所保管的都是普通的信件，祇有一本蔣公的親筆信，是比較重要的。自從辭公接長軍政部，以及來台後這些年，惟有柳劍霞一人是參與密勿的。辭公逝世以後，重要文件，和石叻叢書全份，一直都在柳劍霞先生處。聽說陳夫人曾經要回了一部份，但主要部份，則仍在柳劍霞先生那邊，不過吳錫澤所經管的，確是已經送到陳公館去了。你閣下總知道辭公的脾氣是反對女人干政的。辭公生前也不會把國家大事告訴陳夫人而寧願告訴他的幕僚長的。」我點點頭，說：「你閣下倒是辭公的知己了。」

「李漁叔聞言黯然而嘆息道：可是相知太晚了！我的資格淺，除開替辭公做對聯，辦些應酬文字以外，一切機務，我是沒有資格參預的。如其辭公能夠再活十年的話，我想他是會信任我的。」李漁叔說畢長嘆：「噢！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閣下！」（註）正說到此處，有位王小姐來找老師。於是就把話頭打斷。王小姐大約是一位熟客，久坐不去。我祇好先行告退了。

在歸途中細想，這位李漁叔先生，說話雖覺太直一點，人却是個說一不二的君子，重操守，尚氣節，他的話必然是可以採信的，那麼陳辭公立德立功立言，三不朽是可以無憾了。

註：不久，就聽說李漁叔先生得了肺癌，進榮總療治去了。訓練班在郊外，離榮總太遠，我又忙，沒有再去打擾他。後來竟被肺癌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。而他所要告訴我的話，也更無機會說出，成爲一個永遠找不到答案的謎了。

悼王超凡將軍

民國五十四年，對於我來說，真是最痛苦的一年了，三月五日，陳辭公仙逝。同年的十二月廿六日，王超凡將軍又去世了。

那時，他已因病請辭警總的政治部主任，也連帶辭去了他的兼職訓練班主任。

他做事十分負責，一張條子，也必親自批復。每天辦公，總要到半夜二、三點鐘。長時期的睡眠不足。人不拖垮，還等什麼。

他離開訓練班的時候，我曾奉副主任袁公之命，代表全體同仁，寫了一首歡送詞（見附錄），由一位女同事擔任朗讀。

王將軍很表欣賞。就把那篇文章帶回去了。

我本來要隨王將軍一同辭職的，但被後任苦苦留住。不得已，祇好再做一個短時期吧。

一天，我休假，趁空去探望王將軍。將軍欣然從玻璃櫥裏鄭重取出一座小小的象牙屏風給我看，這是從一整條象牙上，割取一塊，削成長方形的一片，就在這片象牙上，密密麻麻地刻着許多蠅頭小字，用紅漆鏤出，字形也更明顯了，原來就是我的那篇歡送辭。他得意地告訴我：「這是他的一位朋友，名金石家某君的手筆。」配了一個黑色的座子，色彩在莊嚴中透着明快。他問：

「你看這件雕刻如何？」

「質料和手工都好，祇是文章却是太不行了。」

「就因為文章太好，所以我才不惜求人費事去做這件事的，你不用一般歡送詞的俗套，却把我十年創業的艱辛，通統包括在內了。有朋友來，我就拿出給人觀賞，看了的人，沒有不說好的。」

我見將軍的面色依然焦黃，氣急一氣喘的病，則似乎好了一點，但還是很瘦。

他自己有胃病，不能多吃東西。對於我的胃納不佳，尤為關心。他取出一罐美國製原裝進口的「消化蛋白質」給我。說他自己也吃這藥，一向消化不良，吃了這粉藥以後，如今好多了。

我怕他勞累，不敢多講，便告辭退出。

十二月廿七日的早晨，打開報紙，忽有一條消息，刺入我的眼簾：

「王超凡將軍，已於昨日下午三時，因腦血管栓塞去世。」

我揩了半天眼睛，但揩不去的是白紙上所印的黑字。

同仁們看了報，也都驚疑不定。一直認為王將軍與「死」這一個字，是永遠聯不上的。國家需要他，光復大陸後的再教育更需要他，他不能死。以他平日待人的寬厚，修養之好，他是應該享上壽的。可是無情的病魔，竟然把這樣一位國家的棟幹摧毀了。

我和同仁們淚眼相看，還在希望這消息不是真的。然而鐵一般的事實，終於把我們的幻想粉碎了。

葬禮在市立殯儀館舉行（同年三月六日，我在此新落成的正廳弔陳副總統，九個月以後，我又在同一地點弔王超凡將軍，何其不幸！）那天的氣氛是感人的，許多穿制服的男性弔客，都在用手絹揩拭眼淚。這在別處是不易見到的。隆重的喪禮，我也見得多了，大概情形是場面愈鋪張，人情味愈益淡薄，到處是權與勢，而人性却退避三舍了。

王將軍於逝世前三年升任中將。我去韓中，見將軍穿着全套陸軍中將的服飾，安靜地躺在一口相當講究的棺木中，上有玻璃擋住。以便弔者來見最後的一面。同時，陽明山的墳墓也已做好。

我和同仁們恭送到墓地，也是軍禮葬，但中將的儀仗隊，比之上將差多了，祇有十幾名。可是在棺柩下葬時，我清清楚楚聽見吹了安息號的。（回憶羅將軍葬禮時，因為火葬場的場地既小，人又多，擠得儀仗兵幾無立足之地，秩序很亂，我似乎不曾聽見吹安息號，原因是火葬不能算安息，屍體還須經過一番焚燒之慘，那能算是安息呢。）

我回到班上，雖不禁死別之悲，但我的心上是沒有遺憾的。等他年光復河山以後，再來祭告於將軍的在天之靈吧！